四書集註 孟子 上

イ 13
862
4

門イ 13
862
卷 4

孟子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注云字子車一說字子輿騶人也騶亦作鄒本邾國也受業子思之門人子思孔子之孫名伋索隱云王邵以人為衍字而趙氏注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道既通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游事齊

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按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爲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爲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

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楊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楊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偏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顔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又曰。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

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

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
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
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
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
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
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
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
無足爲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
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
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
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
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
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
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
地懸隔。

孟子卷之一　　朱熹集註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梁惠王。魏侯罃也。都大梁。僭稱王。諡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彊兵之類。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此。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

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乘去聲。饜於豔反。）

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弑。下殺上也。饜。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為足也。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己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狥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

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樂音洛。篇内同。○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此一章之大指。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亟音棘。麀音憂。鶴詩作翯。户角反。於音烏。○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爲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麀。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牣。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害音曷。喪去聲。女音汝。○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

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填音田好去聲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恤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焉則末矣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

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勝音升 數音促 罟音古 洿音烏○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洿窊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爲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爲本。故以此爲王道之始。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衣去聲 畜敕六反 數去聲 王去聲 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皆倣此。○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牆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悌。頒與斑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

又近於禽獸。故旣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財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莩，平表反。刺，七亦反。○檢，制也。莩，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修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梃，徒頂反。○孟子又問而王答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

率獸而食人也。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

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惡之惡，去聲。惡平聲。○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俑，音勇。爲，去聲。○俑，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爲人以爲從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況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爲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徇一己之欲，而不恤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爲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爲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於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長，上聲。喪，去聲。比，必二反。洒，與洗同。○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爲也。言欲爲死者雪其恥也。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省所梗反。斂易皆去聲。耨奴豆反。長上聲。○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也。耨。耘也。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修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養去聲。○彼謂敵國也。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夫音扶。○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為敵哉。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迂闊。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

○孟子見梁襄王。襄王。惠王子。名赫。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語去聲。卒七沒反。惡平聲。○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于一。然後定也。孰能一之。王問也。對曰。不嗜殺人者

能一之。嗜甘也。孰能與之。王復問也。與猶歸也。對曰天下
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
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
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
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
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
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夫音扶。浡音勃。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
放此。○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
沛然。雨盛貌。浡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
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
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
曰。孟子之言。非苟爲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
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爲迂者矣。予觀孟子
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
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
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
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
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
事。可得聞乎。齊宣王。姓田氏。名辟彊。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
侯者。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
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道言
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爲
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以已通用。
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

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保，愛護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齕音核。舍上聲。觳音斛。觫音速。與平聲。○胡齕，齊臣也。釁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釁郄也。觳觫，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齕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見牛之觳觫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惡平聲。○異，怪

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遠，去聲。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爲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釁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爲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爲仁之術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說，音悅。忖，七本反。度，待洛反。夫我之夫，音扶。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

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

與平聲爲不之爲去聲○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末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爲貴故人之與人又爲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爲耳

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語去聲爲長之爲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爲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

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與平聲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衆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 度之之度待洛反

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與平聲

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以上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觳觫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爲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觳觫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

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與平聲。爲肥抑爲豈爲不爲之爲皆去聲。便令皆平聲。辟與闢同。朝音潮。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已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若如此也。所爲指興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甚與聞與之與平聲。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

王

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朝音潮。賈音古。愬與訴同。○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彊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惛與昏同。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恒胡登反。辟與僻同。焉於虔反。○恒。常也。產。生業也。恒產。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畜許六反。下同。○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

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治，平聲。凡治字爲理物之義者，平聲；爲已理之義者，去聲。後皆放此。○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見下文。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音見前篇。○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爲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爲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

篇内並同。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

聞與之與平聲。樂樂下字音洛。孰樂亦音洛。〇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亦人之常情也。

臣請為王言樂。

為去聲。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蹙子六反。頞音遏。〇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頞額也。人憂戚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旌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恤其民、使之窮困也。

今王鼓樂於此、

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病與之與平聲。同樂之樂音洛。○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而疾首蹙頞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囿音又。傳直戀反。○囿者蕃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騖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閒曠之地以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書。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

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兎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芻音初。蕘音饒。○芻、草也。蕘、薪也。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阱、才性反。○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爲郊。郊外有關。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獯音熏。鬻音育。句音鉤。○仁人之心、寛洪惻怛、而無較計大小彊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大王事見後章。所謂狄人、即獯鬻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樂音洛。○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徧覆、無不周徧、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詩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王曰、大

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恤小也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爲大勇義理所發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遏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莒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大勇也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

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衡與橫同○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今且依此解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王若能如文武之爲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己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

暴救民以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音洛下同。○雪宮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下不安分。上不恤民。皆非理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朝音潮。放上聲。○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儛。皆山名也。遵。循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遊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

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將、音救反。省、悉井反。
○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
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
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
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巡行郊野、察民之
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爲王者一遊一
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
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
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
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睊、古縣反。今、謂晏子時
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爲師。春秋傳曰、君行
師從。糧、謂糗糒之屬。睊睊、側目貌。胥、相也。讒、
謗也。慝、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
方、逆也。命、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

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從流下而忘反謂
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
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厭、平聲。○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
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
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爲樂也。亡、猶失也。言
廢時失事也。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行、去聲。惟
君所行也。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景公說、大
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大
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
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說、音悅。爲、去聲。

樂如字。徵陟里反。招與韶同。畜敕六反。○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發倉廩也。太師樂官也。君臣己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爲民。四曰徵爲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爲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爲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趙氏曰。明堂。太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狩。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音扶。○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與平聲。孥音奴。鰥姑頑反。哿工可反。煢音瓊。○岐。周之舊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爲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爲九區。一區之中。爲田百畝。中百畝爲公田。外八百畝爲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

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瀦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孥，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必以為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煢，困悴貌。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餱音侯。橐音托。戢，作輯，音集。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餱，乾糧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餱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人民，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鉞也。爰，於也。啓行，言往遷於豳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是，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

此間錯綜○

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
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蠱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
詩大雅緜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爲大王也亶甫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
人之難也率循也滸水涯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
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
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爲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
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遊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
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

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
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
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
以克己復禮之端矣○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
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
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比必二反託寄也比及
也棄絕也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曰四境之內
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治去聲○孟子將問

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
也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爲
可知矣○趙氏曰言君臣上下
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孟子見齊
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
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
知其亡也世臣累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
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
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
所以爲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
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
知者則無親臣矣況世臣乎王曰吾何以識
其不才而舍之舍上聲○王意以爲此亡去
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
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爲意耳因
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邪曰國君進

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愼與
與平聲○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
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
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
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左右皆
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
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
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
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去上聲
○左右
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
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
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爲衆所悅者
亦有特立而爲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

見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傳直戀反放置也書云成湯放桀于南巢曰臣弑其君可乎桀紂天子湯武諸侯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衆叛親離不復以爲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爲天子天下叛之則爲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簒弑之罪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

從我。則何如。舍上聲。女音汝。下同。○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衆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鎰音溢。○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爲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

齊人伐燕勝之。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乘去聲。下同。○以伐燕爲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爲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以萬乘之國伐

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
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簞音
丹食音嗣○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爲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
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齊人伐燕取之諸
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
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
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千里畏人指齊王也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
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

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
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
我后后來其蘇霓五稽反徯胡禮反○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
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其志在救民不爲暴也奚爲後我言湯何爲不
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變動也徯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
民皆以湯爲我君而待其來使己得蘇息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爲政於天下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己於
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
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

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
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累力追反。○拯救也。係累。縶縛也。重
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
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
而齊可爲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
爲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
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
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旄與耄同。倪五稽反。○反。還也。旄。老人也。倪。
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小也。猶。尚也。及止。及
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
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
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爲暴。行師不法湯武。
則是爲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

哉。○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
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
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鬨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鬨。鬪聲也。
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也。
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孟子對曰。凶年饑
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
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
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
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

君無尤焉。幾，上聲。夫，音扶。○轉，飢餓輾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恤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爲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卹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己，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間，去聲。滕，國名。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爲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偪己而恐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邠，與豳同。○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爲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章。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

夫音扶。彊上聲。○創。造。統。緒也。言能爲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彊於爲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但當竭力於其所當爲。不可徼幸於其所難必。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屬音燭。○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己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

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己量力。擇而處之可也。○

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爲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爲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爲儀秦之爲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乘去聲○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入見之見音現與平聲○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

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爲去聲沮慈呂反尼女乙反爲於虔反○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爲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爲非人力之可及

孟子卷之一

孟子卷之二

朱熹集註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復扶又反○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辭以問也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

子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蹵子六反。艴音拂。又音勃。曾並音增。○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蹵然。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艴。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爲。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爲我之爲。去聲。○曰。孟子言也。願。望也。）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與平聲。顯。顯名也。）曰以齊王。由反手也。（王去聲。由猶通。反手。言易也。）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易去聲。下同。與平聲。○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

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朝音潮。鬲音隔，又音歷。輔相之相，去聲。猶方之猶與由通。○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七世。故家，舊臣之家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

也。鎡音茲。○鎡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辟與闢同。○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言民居稠密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為

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郵音尤。○置。驛也。郵。馹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乘去聲。○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相去聲。○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彊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賁音奔。○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尚不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為難也。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黝伊糾反。撓奴效反。朝音潮。乘去聲。○北宮姓。黝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

刺而轉譏迣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黝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爲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

舍去聲下同○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爲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

夫音扶○黝務敵人舍專守己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黝爲得其要也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好去聲惴之瑞反○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惴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

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聞與之與。平聲。夫志之夫。音扶。○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己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爲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爲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爲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夫音扶。○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顛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爲之動。如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

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惡平聲。○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爲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

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爲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閒矣。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意所蔽。則欿然而餒。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餒奴罪反。○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爲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爲。雖未必不出於道義。

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矣。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慊，口簟、口劫二反。○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為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長，上聲。揠，烏八反。舍，上聲。○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為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顓臾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為以助其長，乃

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閔。憂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揠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爲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揠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彊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詖彼寄反。復扶又反。○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詖。偏陂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爲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卽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爲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旣聖矣乎。

行去聲。○此一節。林氏以爲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

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此一節，林氏亦以爲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曰：姑舍是。舍，上聲。○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

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治去聲。○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與平聲。朝音潮。○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爲聖人矣。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汙音蛙。好去聲。○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

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遁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垤大結反潦音老。○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垤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為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贍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偽不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孟子

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惡去聲下同。○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閒音閑。○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彊仁之事也。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修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爲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徹直列反。土音杜。綢音稠。繆武彪反。○詩豳風鴟鴞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綿補葺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爲巢如此。比君之爲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爲知道也。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般音盤。樂音洛。敖音傲。○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結上文之意。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孽魚列反。○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

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逭。逭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朝音潮。○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解見前篇。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氓音盲。○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爲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爲仇讎。○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鄕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怵音黜。內讀爲納。要平聲。惡去聲。下同。○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卽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眞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眞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卽人欲之私矣。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惡去聲。下同。○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爲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爲非也。人之所以爲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惻隱之心。

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
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
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
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
見於外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
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
者。賊其君者也。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
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
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
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擴。音廓。○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
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
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矣。能由此而
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
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
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
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人
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
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
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
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
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
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
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
○孟子曰。矢人
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
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函。音含。○函。甲

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為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為棺槨。利人之死。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焉。於虔反。夫。音扶。○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為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為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為之。豈非不智之甚乎。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

由與猶同。○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

如恥之。莫如為仁。

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中。去聲。○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脩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

禹聞善言則拜。

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善也。

大舜有大

爲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舍，上聲。樂，音洛。○言舜之所爲，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爲私也。己未善，則無所係吝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強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舜之側微，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

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爲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爲善矣，是我助其爲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爲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朝，音潮。惡惡，上去聲，下如字。浼，莫罪反。○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汙也。屑，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爲潔，而切切於是也。已，語助辭。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

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佚音逸。袒音但。裼音錫。裸魯果反。裎音程。焉於虔反。○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不隱賢。不枉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袒裼。露臂也。裸裎。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爲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夫音扶。○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値天時之善者。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

不如人和也。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爲守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域。界限也。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章内朝並音潮。惟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反。下同。○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要。平聲。○孟仲子。趙氏以爲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

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己言。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惡平聲。下同。○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夫音扶。下同。○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與平聲。慊

口簟反，長上聲。○慊，恨也，少也，或作嗛字，書以爲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爲心有所銜之義，其爲快、爲足、爲恨、爲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爲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

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樂音洛。○大有爲之君，大有作爲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也，爲是故耳。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

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爲臣，任之也。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好，去聲。○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己，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己之所從學者也。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爲管仲者乎。不爲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爲恭，而以責難陳善爲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爲重，而以貴德尊士爲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

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孟子曰。皆是也。皆適於義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爲不受。贐。徐刃反。○贐。送行者之禮也。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爲兵之爲。去聲。○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孟子。爲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

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焉。於虔反。○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也。○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唯當於理而已。○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去。上聲。○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幾。上聲。○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爲也。曰。今有受

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
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
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爲去聲死與之
與平聲。○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他
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
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
罪也。見音現。爲王之爲去聲。○爲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大夫姓也。爲王
誦其語。欲以風曉王也。○陳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
齊卒不得爲善國者。豈非說而不繹。從而不改故邪。○孟子謂蚳鼃曰。

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
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蚳音遲。鼃烏花反。爲去聲。與平聲。○
蚳鼃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爲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
不中者。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致猶還也。
齊人曰。所以爲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
不知也。爲去聲。○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公都
子孟子弟子也。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
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
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官守。

以官爲守者。言責。以言爲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蓋古盍反見音現。○蓋。齊下邑也。王驩。王嬖臣也。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夫音扶。○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嬴。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太美也。曰。古者棺椁無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稱。去聲。○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椁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爲人觀視之美而已。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爲

有財。言得之而又爲有財也。或曰爲當作而。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比必二反。恔音效。○比。猶爲也。化者。死者也。恔。快也。言爲死者。不使土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送終之禮。所當得爲而不自盡。是爲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伐與之與平聲。下伐與役

與同。夫音扶。○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爲官也。士。卽從仕之人也。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天吏。解見前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

聞此說之誤。○楊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

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惡平聲。○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與平聲。○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耶。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

至其用心一也。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而爲之辭。更，平聲。○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爲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敎之以遂非文過也。○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爲之曲爲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之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孟子致爲臣而歸。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朝，音潮。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爲，去聲。○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陳子，卽陳臻也。孟子曰：然。夫時子惡

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夫音扶。惡平聲。○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為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為此也。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龍音壟。○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岡壟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為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為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

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為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為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孟子去齊。宿於晝。晝，如字。或曰：當作畫，音獲。下同。○晝，齊西南近邑也。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為，去聲。下同。隱，於靳反。○

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臥也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齊側皆反復扶又反語去聲○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長上聲○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爲王留我是所以爲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我之臥而不應豈爲先絕子乎○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語去聲○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高子以告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夫音扶下同惡平聲○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予三宿而出晝於

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
反予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夫出晝而王不予追
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
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
之民擧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浩然如水之流不可
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
足以爲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爲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
爲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
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

宿哉悻形頂反見音現悻悻怒意也窮盡也尹士聞之曰士誠
小人也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李氏曰於此
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蕢者所以爲果也○孟子去齊充虞路
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
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路問於路中問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
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敎人耳曰彼一時此一時也彼前
日此今日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
爲之輔佐若皐陶稷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由周而來七百

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周、謂文武之閒。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爲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爲。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夫、音扶。舍、上聲。○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爲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休、地名。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

孟子卷之二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3942